



谢谢， 再联络

Thank you, see you

都市白领的心灵代言

单飞雪◎著

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

谢谢，
再联络

单飞雪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谢谢,再联络/单飞雪著. 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

2005.4

ISBN 7-80148-757-5

I. 谢... II. 单... III. 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24492 号

新星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北京市东直门南大街 9 号华普花园 B 座 302 室

邮政编码:100007

电话:010-84094409

传真:010-84094789

经销: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中心:010-64631547

Email: newstar-publisher@163.com

广州金羊彩印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889×1230 毫米 1/32 开 印张:7 字数:96 千字

2005 年 4 月第 1 版

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黄楚清

责任校对:冯光艳

封面设计:彭 鹤

版式设计:李淑君

定价:16.8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

1

周日早晨。

位于鑫爵大厦六楼的公寓。屋内灰色石砌地板，开放式厨房，清一色白金厨具，亮银色，干净到近乎冷酷无情。

客厅中央，超大屏幕的电视嵌在粗犷的灰色水泥磨墙上，落地窗使用高科技遥控窗帘，可利用光感风感定时器进行各种自动控制，显示屋主中意省时便捷的家具。从客厅摆设到卧房装饰，极简主义在此横行。半开的衣橱，整齐挂着的全是银色不锈钢衣架，清一色白到发亮的优质衬衫。

这，是韩德纶的家。他是悯笙法律事务所合伙律师之一。

此刻餐桌上，咖啡机吐着蒸气，屋内弥漫着咖啡香。六点半，韩德纶慢跑回来，洗完澡，神清气爽地坐在餐桌前用餐，陪伴他的是几本法学杂志、英美法词典。

韩德纶拿起全麦吐司，很节制地涂上薄薄一层奶油，并开始品尝牙买加所产的国宝级蓝山咖啡。这种咖啡豆喝起来口感犹如葡萄酒般香醇，产量稀少，为精品咖啡之代表。韩德纶喝





咖啡不加糖、不加奶，他认为这样才能真正地品尝出咖啡的味道。

八点半，电话响了。他没接，录音机激活，那边响起粗糙急躁的声音，毁了这惬意的假日早晨——

“臭小子，我知道你在，给我听电话！妈有事……”韩太太在那边吼。

德纶优哉游哉噏着吐司，无动于衷。

韩太太咆哮：“给我装傻？我知道你每天五点就起床，听电话，快——”

韩德纶懒洋洋地扬起一边嘴角，一副“我就不听你奈我何”的样子。

韩太太压抑怒火：“好，不听是不是？没关系，反正妈没什么事……”

就知你没什么事——他笑了。老妈打电话来通常都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他不想接电话，懒得听母亲唠叨。

忽然，韩太太用一种甜得令他起鸡皮疙瘩的好口气说：“德纶，我的乖儿子，你爸要我转告你……”说到这，韩太太诡异地顿了顿，于是韩德纶的心头紧了一下。

“呃，记得王筠云吧？比你小六岁的王筠云。”

他记得，韩家恩人，爸爸的结拜弟兄王伯伯的独生女。王筠云，嘿，一个被宠坏的丫头，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，放洋到法国念时装设计。

几年了？德纶思索着，筠云好像念很多年了。还没拿到文

凭吗？有钱人家的小孩就这点好，只要有钱，不愁没大学念。

哪像他，千辛万苦才考进 T 大。

韩太太继续说：“王筠云回来了，打算在北部工作，王伯伯叫她住你那里，你爸已经——”

“什么？”韩德纶冲过去拿起话筒，“不行，不准！”

“喔——乖。”换韩太太优哉游哉，“乖儿子，做人要知恩图报，当年你爸生意失败，要不是王伯伯——”

“我知道我知道，王伯伯借我们的钱，我已经还了，还付了利息。”

“受人点滴恩惠，当涌泉相报。”

“所以另外还送了一份大礼，一辆奔驰汽车，记得吗？”
何止涌泉？他还瀑布般地回报哩！

“雪中送炭，情义无价，这份情难能可贵。”

“停！”韩德纶头痛，“妈最近在看哪出连续剧？”

“《天龙八部》，我敬佩乔峰的为人，他胸襟广阔，豪气——”

他反驳：“那是古代，现在是二〇〇四年。你儿子叫韩德纶，不叫乔峰。你儿子不会武功，不要把《天龙八部》搬过来演。”

“好！那我就讲母子间的话。你是我儿子，我是你老妈，就算你做不到二十四孝，起码不能忤逆双亲，现在命令你竭诚欢迎王筠云，并且好好招待人家。”不愧是大律师之母，讲起话来头头是道。





韩德纶叹气：“王筠云毕业了？”拿到证书了？那个蠢蛋办到了？奇迹！

“她办休学。”

“呵。”就知道。

“耶？儿子，不可以歧视人家啊，虽然你现在是律师，但也不可以——”

“行行行，我告诉你，王筠云不可以住我这里。”

“为什么？你家这么大，四间房哩，又是在市中心……”

“孤男寡女，怎么可以？”

“有什么关系？王伯伯信任你，你王伯伯还说要是真发生什么事，也没关系。”

“什么没关系？你们这些做长辈的会不会太随便了？”

“人家老爸都无所谓，你爸妈也乐观其成，你大男人矜持什么？”果然随便。

“我不能收留她，我其实……有女朋友。”

“女朋友？女朋友！”换韩太太鬼叫，“你怎么都没说！死孩子！”

说了还有太平日？韩德纶揉着太阳穴：“所以不行，懂吗？”

“女朋友是谁？”

“不能说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是名人。”

“歌星？明星？快说！”韩太太鬼叫。

“不是歌星不是明星，是唱片公司经纪人。”

“ok、ok，带来给妈看。”

“这个再说，现在快拒绝王伯伯。”

“喔。”

德纶松了口气，其实不是真的那么讨厌王筠云，只是那家伙天生带衰，一碰上她准没好事。记忆中筠云总是有能耐让他气得跳脚，不论是她的人生观或她的生活品位，甚至是她的言行举止，都令韩德纶反感得很。不是同路人，最好眼不见为净。

韩太太明白了：“嗯，我知道了。但是，筠云已经出发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她搭飞机‘咻’地过去了。”

“打手机！快！”

“不能打，搭飞机，你懂吧？大律师。”

“那她——”

门铃响了。

韩德纶惊恐地瞪着大门，手上还握着话筒。

韩太太在话筒那边叫：“我听见了、我听见了，门铃响了，快去开门！”

“被你们气死。”韩德纶挂电话。过去开门，一阵香气扑来，他眼前一花，连退几步。





这……这什么？

门外，有个女人背对他站着，左手撑门边，右手叉腰，姿态嚣张，光看背影就已经很有戏剧效果。那女人头上戴着粉红色荷叶边大蓬帽，蓬松的卷发，穿无肩橘色雪纺洋装，指甲做彩绘，脚踝圈银链，登着一双米色凉鞋，右肩挂鲜红色包包。

韩德纶顿时眼花缭乱，只觉一堆颜色蹦进眼底。ok，这身造型出现在流行杂志，称时髦；出现在真实生活中，叫恐怖。

“知道我是谁吗？”女人伸长食指晃了晃，“猜到没？”

上帝，我呼唤你的名，这是梦，快叫这女人远离！韩德纶的额角流下一滴汗。劫难到——一堆恐怖的往事随这女人的出现，翻涌进脑海里——

当她还是高中生，疯狂地迷恋他。亲手做蛋糕给他，在母亲逼视下他吃，结果拉肚子。她还曾逃课到他校外堵他，害他被同学笑。她曾口口声声嚷，要他跟她去流浪，追着他拼力跑完一条街。他躲她，像躲着一条忠心耿耿的狗，像躲着夏天毒辣辣的阳光。因为她每次出现都让他苦恼得流汗，因为她每次讲话都害他头昏脑涨，更因为她是韩家恩人之女的缘故，他只好忍她让她敷衍她。现在她又来了，呜，往事不堪回首，故人狭路相逢，就在眼前，眼前哪！

当韩德纶被她吓得六神无主时，她转身，咧嘴笑，夸张地张臂，哈哈地嚷：“Surprise！”

呵……惊喜？是惊吓吧！韩德纶无言以对，继续流汗。她……她依然耀眼得叫他害怕，一双大眼热情如火，像随

时可以烧死他。

她心情很好，用法语道早安：“Bonjour!”冲过来。

“抱一个——”

德纶避开，拉她进来，火速关门。家丑不可外扬，深恐邻居看见。



“……所以真的很抱歉。”韩德纶客气地跟筠云解释无法让她住下的原因。

“ok! Never mind——”

“不标准。”德纶纠正她，“是 Ne、ver、mind!”

“ok 啦!”筠云勺一大匙奶油抹吐司，大口大口吃，

“好，既然韩大哥有女朋友，我当然不能住这里，我爸真是的，都说一个人没问题，还硬要我来找你。他强迫我来，不是我想要，是他强迫我的你知道吗？他说……”

韩德纶看筠云津津有味地干掉两块吐司，她吸吮着指尖不小心沾到的奶油，那动作、那粉红色嘴唇、那……

等等！韩德纶克制住混乱了的思绪。可恶，这丫头是大魔头，一接近就害他方寸大乱，危险。

“你能体谅就好了，谢谢。”

“好渴——”筠云舔了舔嘴唇又伸个懒腰。

“有咖啡。”韩德纶帮她倒了一杯。





“糖跟奶精咧？”

“我喝咖啡不加糖，所以……”他抱歉地笑了笑。

“天啊，我都喝拿铁。”

“喝黑咖啡才能品尝出咖啡的好坏。这是国宝级的蓝山咖啡，你试试。”

“喔。”筠云尝一口，“呸！真苦。”

看吧，他们就是不对盘。韩德纶脸一沉。

筠云说：“我休息一下就走。放心，我爸那边我会跟他说，你妈不会怪你的。”

“嗯。”还算有人性。

“可以借你的浴室冲个澡吗？天气好热，我流了好多汗，很不舒服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韩德纶进房拆了一条新的浴巾给她：“我去拿报纸，你自便。”

韩德纶下楼，开信箱拿报纸。

警卫过来，招呼：“早啊，韩先生。昨晚的住户会议，您没参加喔。”

“抱歉，我太忙了。”

“会议记录簿要请您签名。”

韩德纶前往管理室。

这么巧，他刚走，他的女友陈书亭步入大厦，进电梯上楼。



陈书亭提着褐色公文包，穿着灰色剑领复古细格纹的单扣女式西装，长发一丝不苟地绾在颈后。左手握着 SONY 三频手机白色机身，线条简约，雾面质感，是科技与时尚完美的组合。就像她这个人，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一种从容高贵的气质。

踏出电梯，她用手机遥控公司的助理——

“把大旗制作的合约调出来，再把蔓婷的通告传到我的手机上，我十点进公司，记住，替我退掉王胜的戏剧合约，价码太低了……这些事要在我进公司前办妥。”

交代完，陈书亭拿出钥匙，开门进屋。她注意到鞋柜里的女用凉鞋，听见浴室传来女子轻快的歌声。

“德纶？”张望了一下，没看见男友。

餐桌前的椅子上搭着一顶帽子，地上扔着红色的女用大背包。

陈书亭在沙发上坐下，交叉长腿，双手盘胸。三分钟后，那女人还欲罢不能，唱得浑然忘我。

男友住处冒出个女人，陈书亭倒是不忙不慌，她神色自若地打开手机，检视助理传来的资料。

终于，浴室门打开，雾腾腾中，筠云头上包着浴巾走出来。她穿着鲜黄色全套运动服，边扭着身体边哼着法国歌：

“Oh——C'est La Vie——”忽地怔住了，她看见沙发上坐着个





女人，正盯着她瞧。

“啊……”不妙！德纶哥的女友吗？哇，害人家吵架就惨啦，筠云奔过去解释：“是这样，我其实是——”

“我知道。”陈书亭微笑，打量着眼前的女孩，女孩有张娃娃脸，大大的圆眼睛和微翘的小嘴，“你是韩德纶的亲戚或朋友吧？”



“临时从国外回来？或有事到这边顺路拜访他？”

“嘎？”

“表妹？干妹？还是……亲妹妹？喔不，德纶没有妹妹。”

“咦？”

“不管你是谁，放心，我没误会。不用紧张，慢慢说。”她大方道：“你好，我是陈书亭，韩德纶的女朋友。”

筠云愣了几秒，才回神。“厉害。”不顾头发还湿答答的，她往沙发坐下，没看见陈书亭暗暗皱眉，“电视演到这种情形都会误会，你怎么不会？”

“干吗误会？这又没什么，我信任他。”

“喔。”筠云打量着陈书亭，一边擦着头发，问她：“你要不要咖啡？我帮你倒，德纶哥去拿报纸了……”这女人瞧起来好高贵、好有气质。

“谢谢，我自己来。”

“咖啡在——”

“我知道，这里我熟。”陈书亭微笑，表情有点骄傲。

“对了……”她指着筠云臀下的沙发，“这套沙发是我买的，很贵，最好不要碰到水。”

筠云跳起来，Sorry 不止。

韩德纶回来了。

“我正在跟你的朋友聊呢。”陈书亭挽住筠云的手，对韩德纶说，“这位小妹妹是你的朋友吧？”

韩德纶过来跟女友解释筠云的身份。

“我叫王筠云。”筠云握住陈书亭的手。

陈书亭亲切地笑着：“吃过早餐没？要不要弄点什么给你吃？”

“我们两家有交情，筠云来这边工作，我爸要她住我家。”韩德纶解释筠云来的原因。

陈书亭心里吃味，表面却装大方：“好啊，你房间都空着嘛。”

“我拒绝了。”德纶说。

筠云赶紧说：“他不希望你误会。”

“我怎么会？小妹妹嘛。”

小妹妹？这话刺耳喔。筠云说：“我会另外找房子。”她望着德纶，“我已经 Call 毛毛了，她等一下来接我，陪我找房子。”绰号毛毛的柯思洁是筠云的死党。





“那最好，一个人看房子很危险。等决定了要住哪，把合约拿来，我帮你看。”这点忙他倒是很乐意帮。

筠云笑嘻嘻地说：“ok，她就快到了，你们聊，不用理我，我等一下就走。”

话是这样说啦，但——筠云，你要人家怎么不理你？

十分钟后，陈书亭跟韩德纶端着骨瓷杯装着的咖啡，听着莫扎特音乐，两人瞄着王筠云，下巴惊得快掉下。

韩德纶想——这丫头怎么会有这么多怪东西？从火星来的啊？

陈书亭纳闷——这王筠云在人家面前做这种事，不觉得尴尬？

在他们惊讶的注视下，王筠云还颇自得其乐，她将包包里的家伙全倒在茶几上，哗啦啦地，瞬间堆满五颜六色的小玩意儿。

王筠云拿出小镜子和电棒，电头发，没一会儿，已将头发往后卷成庞克状。接着她化妆，粘假睫毛，拿起一罐小果酱，扭开，涂嘴唇，原来那是唇蜜。

筠云拿出各式各样他们没看过的美容器具，又打开大提包，拿了喷发剂，捞出衣裙，溜进浴室。

“她干吗？要在我的浴室染头发吗？”韩德纶感到不妙。

“好像是喔。”陈书亭感觉很荒谬。

待筠云出来。吓！两位大人眼珠差点掉下来。

筠云的发梢喷上粉红色染剂，穿两件式蓝黄无肩背心，边

上缀着亮晶晶的珠子，胸前有副假羽毛做的小翅膀，翅膀中央是没穿衣服的裸身小男孩，第三点没马赛克。她的下边穿着褐色迷你裙，露出雪白匀称的长腿，双足登着尖头马靴，手腕挂着一大串银色手环，铿铿作响。

发现韩德纶跟陈书亭盯着她瞧，筠云转了一圈。

“好看吗？”

这……该怎么说？会不会太花哨？太奇装异服？

韩德纶提醒：“你是要去看房子。”怎么像是要去参加演唱会？

“嘿啊。”

“裙子这么短不好吧？”他再提醒。

“为什么？”筠云弯身瞧，“腿不好看吗？”

“不是不好看，是不端庄。”韩德纶正色道。

“露出漂亮的腿，为什么会不端庄？”筠云好纳闷。

陈书亭嗤地笑出来。“因为很容易引来色狼，男人看你穿这样会乱想。”可恶，这女孩的腿真漂亮。

“哦，要乱想那是人家的自由，总不能因为怕人家乱想我就不穿迷你裙吧？天气这么热，就是要穿这么凉快哪。”

“你高兴就好。”韩德纶懒得讲了。他们就是有代沟。

“对了！”筠云往口袋捞，“请你们吃糖，很好吃。”捞出一袋糖果，倒两粒给他们。

韩德纶望着掌心里的棉花糖，吃了，皱眉。“这什么？”

“怎么了？”陈书亭不敢吃。





“这不是棉花糖。”韩德纶很想吐出来。

筠云说：“这是明治的棉花口香糖，是口香糖。”

陈书亭额角黑闪闪，做成棉花状的口香糖？什么东西！

正当两位大人被王筠云各种秘密武器搞得头昏脑涨时，门铃响了。韩德纶开门——吓！又一阵眼花缭乱。

来人花哨的衣饰跟筠云有得拼，奔进来，看见筠云，张臂尖叫着冲过来抱，两个女孩又跳又笑，吓得陈书亭和韩德纶闪一边纳凉。

“毛毛，我好想你喔！”筠云大笑，用力揉毛毛的脸。

毛毛亲筠云的脸。“筠云——筠云——终于回来了。”两个女孩兴奋地叫着，吵了足足三分多钟。

有这么高兴吗？韩德纶不解。

陈书亭很受不了地瞪着她们，幼稚啊！

两位娇娇女搂完抱完亲亲完，挥手告辞。

“德纶哥，掰喽——”

“掰。”韩德纶迫不及待她快走，敷衍地说：“我不送了，再联络。”

筠云一听他说了句“再联络”，眼一亮，拿出纸笔：“好啊，那我给你我的电话……”抄完，递给他。

韩德纶接过来，随手放进口袋。

“那你的电话呢？”筠云看着他。

呃……他应酬地笑了笑：“我……我再跟你说。”给她还得了，万一她一直打怎么办？